

女性乌托邦

Women's & Gender Studies
in New China(20 Topics)

中国女性／性别研究二十讲

李小江 著

Women's
topia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Women's & Gender Studies in New China(20 Topics) 女性乌托邦

李小江 著

中国女性/性别研究二十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乌托邦：中国女性/性别研究二十讲 / 李小江
著. --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.5
ISBN 978 - 7 - 5097 - 8919 - 3

I. ①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女性 - 性别 - 研究 - 中
国 IV. ①C913.14②D4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6910 号

女性乌托邦

——中国女性/性别研究二十讲

著 者 / 李小江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

责任编辑 / 范明礼 侯培岭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25 字 数：227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8919 - 3

定 价 / 6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● 新中国妇女研究

- 3 第一讲 走向女人，破解神话
- 10 第二讲 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及其特点
- 20 第三讲 甲子年，我们走到了哪里
- 30 第四讲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
- 41 第五讲 新时期妇女研究及其困境
- 50 第六讲 妇女发展研究与国际发展项目
- 59 第七讲 “第三世界”妇女与妇女研究
- 70 第八讲 全球化中的妇女与女工问题
- 81 第九讲 “新农村”中的留守妇女问题
- 91 第十讲 中国特色：平等与男女平等

● 性别研究与基础教育

- 103 第十一讲 基础理论：女性主义（feminism）
- 121 第十二讲 关键词：性（sex）、性别（gender）
- 131 第十三讲 女性/性别研究的学术前景

- 140 第十四讲 探索女性/性别研究的新路子
- 151 第十五讲 基础教育中的女生教育
- 162 第十六讲 跨文化视野中的女性教育
- 173 第十七讲 妇女史研究的前置性问题
- 186 第十八讲 妇女口述史：让女人自己说话
- 196 第十九讲 文化人类学与女性文化考察
- 205 第二十讲 法与性别：认识论问题
- 227 问答摘编
-
- 256 代跋：“妇女解放”与女性乌托邦

● 新中国妇女研究 ●

第一讲 走向女人，破解神话*

思考题：

1. “走向女人”是走回头路吗？
2. 为什么说“自我认识”是女性必修课？



今天能到这里来，我想有两个原因。

其一，我在国内较早从事妇女研究，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（2000 年），二十年了。我读研究生时学的是西欧文学，当时国内没人做妇女研究，是什么原因让我走上这条路？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内容。

第二个原因，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，主持人希望我跟大家交流，分享经验和教训。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，我用很多时间跑田野，去农村山区，也去了沿海开发区和边远民族地区。海外除了美洲欧洲，还跑了非洲亚洲，确实很辛苦。跑来跑去，一个重要目的，就是寻找女人的答案。

前几年记者采访总问：“你为什么做妇女研究？”《走向女人》^① 就

* 此讲原名“女人其实怎样？”，由湖南长沙电视台“女性频道”（2000 年 2 月 28 日）组织，曾刊于《21 世纪我们做女人》（霍红主编，湖南大学出版社，2000）。笔者有删改。

① 详见《走向女人》，香港青文书局，1994；《家国女人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。

是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。自己原本是女人，为什么还要“走向女人”？原因很简单，成长过程中，我在女性的道路上迷失了—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生在新中国，人人都说“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”[毛泽东语]，把女人抬得很高。女孩子凡事都想和男人一样，“男人能办到的，女人也能办到”。那时候，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，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。

掉进“女人”的陷阱

小时候，我不喜欢梳头，不爱穿鞋，喜欢爬树、打弹弓、光着脚满地跑……假小子一样。后来跟海外的女性做比较，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确实为女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，与男尊女卑的传统拉开了很大距离。想做男孩子，你去做就是了，没有那么多阻力，甚至还会受到鼓励。上学期间，没有感到什么性别压力，下乡做知青也一样，没人特别照顾你。可是，走上社会就不同了，你谈不谈恋爱？婚姻生活中你和丈夫怎么相处？家务谁去承担？孩子的事情谁来管……所有这些，让你领教传统的力量，像一条巨大的、无形的、宿命的绳索，有力地牵引着你，拉你掉进那个延续了数千年的陷阱——那是“女人”的陷阱！

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不入，被人传成佳话，说他公而忘私；但换作是女人，如果她一日不是三顾其家的话，就要受到指责。我们讲“男女都一样”，可在现实生活中女人和男人是不一样的。社会用双重标准要求女性：一方面让你做和男人一样的人，在社会工作和公众领域中不示弱；另一方面让你依旧背负着女性的历史责任和家庭包袱，一不留神就露怯了，里外难为。面对政治高调中的“都一样”和现实生活中的“不一样”，如果你不甘隐忍屈就，不愿压抑自己保持沉默，就只有一条路好走：不再轻信说教，自己去寻找女人的答案。

寻找女人的“根”

到哪里去找女人的答案？

我自小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，所以很自然地就在历史和哲学这两条轨道上穿行，读了许多书，结果是失望。过去的哲学家中没有女性，经典哲学理论中不是轻视女性就是完全忽视女人的存在——这让我非常吃惊：理性之光长久疏漏了女人，为什么无人对此发难？人类历史是女人和男人共同创造的，可“女人”在历史上整体性地缺席！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我曾奉为圭臬的历史和哲学存在重大缺陷，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因此残缺不全。觉悟到这一点是一种解放，从此，我不再迷信甚至不再相信由男人书写的“历史”和“哲学”，决心自己去找答案：以女人的名义，向传统科学挑战！

20世纪80年代，我用很多时间寻找女人，在女人的故事中追问“我是谁”。^①当时很幼稚，以为这是自己的私事，从来没想它跟“妇女解放”有什么关系。新中国成立后主张男女平等，妇女问题被“平等”掩盖起来，社会上没人提，女人自己也不多想。80年代改革开放，女童失学、女工下岗、女大学生分配难，还有“第三者”和“秦香莲”……各种妇女问题凸显出来，书斋里坐不住了，索性走出去：走访工厂，到个体摊贩中，去婚姻介绍所、街道居委会和法院做一线社会调查。在现场调查中我发现，妇女问题带有很大的共性，与我们笃信的“男女都一样”有直接关系，它让女人在“不一样”面前束手无策。因此我以为，面对种种问题，首要的是女性自我认识：对自己的身体、生活和女性人生道路，女人应该有清醒的认识，脱下“皇帝的新衣”，

^① 《女人：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以“我是谁？”开篇。

坦然说出自己的感受，我看这是女性的自我解放，是女人真正自立和自信的起点。

1985年初夏，我和河南妇女干部学校合作，第一次开设了面向社会的“女性自我认识”讲座。那时候做这样的事真不容易，“女性”是禁区，“自我”也是禁区，不像今天，“女性频道”说开就开起来了。这个讲座在社会上很受欢迎，一些妇女干部学校的老师在这个题目下讲过数千场，讲遍了全国。我还记得，第一讲课堂上，一位退休女干部听着课就泪流满面了，下来她跟我说：“你这课要早开10年20年，我后半生会是另一个样子。”后来《夏娃的探索》出版，我收到了很多知识女性来信。她们告诉我：你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你对女人的认识帮助我们认识自己。这些反馈给我很大的鼓励，让我有勇气也有了力量，决心把这件“私事”当作女人共同的事业做下去。

1985年秋天，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开设“妇女文学”课。系学术委员会原来不同意：开“女作家研究”可以，开“妇女文学”不行。我说，如果不是“妇女文学”这课就不开了。好吧，系里同意了，课上却有男同学调侃：“李老师，什么时候开男性文学啊？”1986年4月天津一个文艺理论研讨会上，只我一人带去了妇女文学的论文。北大中文系一位老教授看了不舒服：“文学还能分性别吗？跟男女厕所一样了。”除去学界非难，政治上也有压力。按正统说法，被压迫阶级解放了，妇女也解放了；阶级问题解决了，妇女问题自然就解决了，你把妇女抽象出来是什么企图？要搞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吧！那时候，女权主义在政治上是禁区，不被社会接受。阻力不仅来自国内，海外也一样。我主编的“妇女研究丛书”的作者中一半是男性，在美国加州大学讲学时有人发难：“你的丛书作者中有那么多男性，你想拉他们做后盾吗？”因此你得解释：在中国，喊出第一声“解放妇女”的是男人，第一个解放女人的行动（天足运动）也是男性发起的，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不同于西方女权主

义运动……讲清这一点并不容易，得学习历史，也要熟悉女权主义理论。整个20世纪90年代，一边跟海外学者合作做事，一边打嘴仗打文字仗；内外比较，实地考察，更坚定了我的看法：**中国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**，在立法层面上超越了女权运动，因此，我们不能跟在女性主义后面亦步亦趋。

学术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要去发掘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。我把妇女研究看作一块处女地，很奇怪，这么大的空白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人关注？现在慢慢走过来了才意识到，不是因为无知，而是出于误解。我们的学术立场和思维方式，很长时间被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束缚着，框住了。解开这个套，把窗户打开，女性的天空自然就开阔了。

破解女性“神话”

“女人”是什么？

女人的答案隐藏在不同形式的神话中，被重重误解所误导。

要想知道“女人其实怎样”，首要的事是破解神话，至少涉及三套系统。

第一套来自传统。在中国，女子“三从四德”（从父、从夫、从子）；西方也一样，女人是“男人的肋骨”（源自《圣经》）。历史上，女人存身于父权家庭，是依附于男人的。男人是女人的主人，这是一个历史的神话，中外都一样。

第二套是“解放神话”，出现在当代中国，“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”。破这个神话就要说真话：**时代不同了，男女还是不一样**。法权上男女应该是平等的，但在自然形态和历史进程中，女人不同于男人。我这样说了，批判和指责接踵而至，不仅有国内的政治压力，也有来自海外女权主义朋友的批评，说你搞本质主义，要把女性拉回传统。你得顶

住压力，坦然面对“差异”。男女差异是客观存在的，正视差异是一种科学态度，是女性自我认识的前提。

还有一种神话，是女人自造的，来自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。她在《第二性》中说：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是被造成的。”这种说法被女权主义广泛引用。可我不大赞同。在我看来，女性是天生的，基于自然的生理结构；女人是被造成的因而可以自我塑造，但它的前提是正视“差异”而不是否认它。我们这里讲“男女都一样”，沿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，在社会上抬举女人。我强调差异，想从大一统的“社会”范畴和“阶级”阵线中把“女人”剥离出来，以便女人在“自己的一间屋”[伍尔芙语]里看见自己的天空。我和波伏瓦的分歧，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，殊途同归，都在敦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。

“男女都一样”这条路，我们走了几十年，在社会上是站起来了，内心深处却丢失了身为女人的自信。女性主义之重要，就在它给了女人一个重要武器：自信。它反抗女人的被动性，声张妇女自主权利，呼吁女人按照自己的愿望自我塑造；但它也有失误：枪口朝外，怨妇走向，面对挫折只在男人或社会那里找原因，丧失了自省意识，其代价是幸福——由此造成认识论上的失误，拒绝正视自然差异，关闭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大门，其代价是健康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妇女健康运动不是偶然的，是对60年代“性解放”的检讨和反驳。

女性“主体”意识

从古至今，在精神世界在审美领域，女人被贬被褒，或被看被说，被动地显现在神话世界里。不论旧社会还是新社会，被神化的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差距甚远。所谓“走向女人”，就是破解神话，在思想

上摆脱被动的命运，将女性自我认识牢牢地建立在女性主体意识的根基上。

走出神话，回归主体，从哪里开始？

女性主体的确认，基于清醒的自我认识，涉及两个先验的前提。所谓“先验”，先于个体生命，先于阅历和经验，就女性而言，有两个基本规定性：

一是**自然之在**即我们的身体。身体也是思想的载体，女性自我认识一定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的。走向女人，首先要善待身体，在精神上与自然和解，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寻找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当方式。

另一是**历史之在**即女人的历史。女人不在史册却无所不在，她的历史足迹隐身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体现在恋爱、婚姻、性关系……人间事务的方方面面，于无声处藏身隐迹，却总在最关键的时刻跳出来，执拗地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人生道路。

驻足回望，走在妇女研究这条左道上，从冷寂到喧嚣，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：寻找女人，认识自己。几十年下来，写了很多文章，似乎也只在讲一句话：自然和历史“就在这里”，是人之根性所在，因此也是女性自我认识的基本要素。无论什么时代，只有从这里出发：“认识你自己”[苏格拉底语]，我们才有可能自主而自信地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在精神上接近神祇的境界。

第二讲 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及其特点^{*}

思考题：

1. 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与西方女权运动有什么不同？
2.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给我们什么启示？



几千年来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明长足进步，是以封闭女人、束缚女性的发展为前提的。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妇女解放。

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以法国大革命为纪元标志。1789年，法国妇女向国民议会要求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。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承认，却作为一个信号唤醒了女人，在人类历史上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。19世纪中期，女权运动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蓬勃发展，欧美大陆是基地也是摇篮；那时的中国和中国妇女，还在封建王朝的帝国梦魇中沉睡。

男性的先驱作用

在中国，解放妇女的呐喊最早发自男性维新派志士。

^{*} 此讲最初为全国妇联“第二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”（北京，1986年10月）上的发言，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多次开设专题讲座，成为“妇女自我认识”的基本内容。

世纪交接，女权主义通过男性知识分子在中国间接传播。

19 世纪末，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，维新派人士把“天赋人权”的理念和进化论学说引进中国，将解放妇女看作民族复兴大业的前课。1884 年，康有为兄弟在广东创立“不缠足会”，天足运动由此开始。1898 年，沿袭西洋教会女校的办学模式，吴怀疚捐资在上海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所女学（务本女学）。女学由西方传教士带进中国。1844 年，英国“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”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。1847 ~ 1860 年，通商五个口岸有教会女学 11 所。中国早期解放妇女的两件大事（天足运动和兴办女学）都与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中国有直接关系。可以说，中国妇女解放首先是现代主义的产物。

20 世纪初，英国女权主义者班克赫斯特夫人领导“战斗的参政派”大闹议会，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反响。中国也有反应。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女子北伐队解散，革命军中的女性转向参政。1912 年 3 月，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袭击议院，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男女平等权利。这些女子大多出生在社会中上阶层，与欧洲中产阶级女权运动遥相呼应，在中国本土却缺乏后续响应，喧嚣一时，不果而终，女革命者命运多舛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许多男性知识分子撰文介绍西方女权运动，联系中国实际批判封建传统，为中国妇女解放清扫思想障碍。李大钊的《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》和《现代的女权运动》介绍欧美女权运动的成就，为中国妇女提供思想借鉴。陈独秀的《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》、田汉的《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》和李达的《妇女解放论》，把妇女解放道路引向社会主义。

从解放妇女的第一声呐喊到五四运动，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准备阶段，主体是男性知识分子，对社会进行思想启蒙，旨在民族救亡。它在外族入侵的压力下发生，与民族利益紧密纠缠在一起。知识女性参与

其间，建立妇女团体，要求社交公开、婚姻自主、大学开女禁……由此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。

妇女解放与革命结盟

中国妇女解放的先行者首推秋瑾（1875～1907年）。

秋瑾的思想中有两个主要内容：一是反满救国，一是女性自强。前者出自汉民族主体意识，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合拍；后者受欧美女权运动影响，超前于中国社会发展，是前卫性的。面对中国妇女“恹恹待毙恨死愁城”，她“蓦地”为“欧风美雨”所震撼。身在海外，“得观欧美国，许多书说自由权，并言男女皆平等，天赋无偏利与权”。秋瑾撰文向国人逐一列举欧美女性文明开放的生活，如自由恋爱，婚姻自主，女子外出经商、自谋生路，感慨“我国女子相比别并，一居地狱一天门，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？”^① 秋瑾的一生业绩，与民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。她是革命先驱，也是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一个象征。

中华民国建立初期，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（1912年）规定“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权”。所谓“人民”与19世纪英国宪法中的“Man”（人）一样，专对男子而言（“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，年满二十一岁以上者，有选举省议会议员之权”；“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，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者，得被选为省议会议员”），无涉妇女的政治权利。可见民国革命之仓促，在女性的缺憾中显露出“共和之殇”。1923年，孙中山领导起草《中国国民党宣言》确认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。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男女平权草案（“于

^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秋瑾就义前所作弹词《精卫石》（未完稿）。